

武汉市高校科研教研 论文集

主 编：晏鸿鸣 郑泽宏

副主编：刘 萌 袁彦华

武汉出版社

序

序

为了进一步深化武汉市高校的教学改革,切实做到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全面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晏鸿鸣、郑泽宏两位副教授主编了《武汉市高校科研教研论文集》。这是武汉市高校联合出版的第一部论文集,是武汉市高校跨入新世纪取得的一项新成绩。它标志着武汉市高校的科研教研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开创了一个新阶段。

《武汉市高校科研教研论文集》由汉语言、文学、应用写作等6个部分组成,全书涉及的范围广、理论性强、论述深入,实可谓兼有数美。

进入新世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世界教育的潮流是强调素质教育,提倡创新能力的培养。担负高校教育任务的教师们,既要进行教学工作,又担负着科研教研任务,其自身的科研教研能力是重要基础之一。

余从事汉语言、文学、写作教学工作近30年,深知这一基础的重要性。因此,非常赞赏《武汉市高校科研教研论文集》的编辑工作和取得的成绩。集中作者十数年如一日,在担负着辛苦、繁重的教学工作的同时,又坚持在科研教研方面努力耕耘。其精神感人至深,其成果令人钦佩。编委会主编和诸位编委不辞辛劳,将这些优秀成果结集出版,其精神和功绩也非常可嘉。

总之,这一论文集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既可供武汉市高校教师和有关专业学术研究者借鉴和参考,又可用作启发和指导学生写作科研论文的范例和榜样。

当然,论文集集中的论文,不可能都十全十美,不尽人意处在所

难免,但白璧微瑕,瑕不掩瑜。

希望编委会诸君能把这一有意义的工作坚持下去,做得越来越好!

是为序。

雷仲康

2001年9月

目 录

序	雷仲康(1)
现代汉语“词的兼类现象”之我见	盛银花(1)
蔡甸方言的人声	王志芳(10)
《切韵》性质管见	晏鸿鸣(15)
汉语特殊理解的谓宾关系的进一步分析和补充	晏鸿鸣(25)
从《左传》杜注看汉语复合词的发展	左林霞(28)
性质命题主谓项周延性问题量词方法探	吴新民(38)
边塞诗论	李如岚(45)
《三国演义》创作中诸矛盾的化解	刘祖斌(52)
《金瓶梅》中的“三寸金莲”	王仁铭(58)
伟人词章传万古 杨花轻扬上九天 ——毛泽东诗词与杨开慧	刘效军(65)
实中求虚,虚中见实 ——浅谈历史小说人物中人物形象的艺术虚构	宋峻峰(68)
位移后转换意旨 差异中寻求契合 ——《海上花》小说、电影比较谈	冯 岭(74)
见之易尽,搜之无穷 ——顾城《眨眼》诗赏析	李 静(80)
刘恒小说的荒诞况味	索晓海(85)
评长篇小说《想起草原》的叙事艺术	吴晓红(90)
从“赫克托耳之死”看史诗《伊利亚特》的艺术表现力	郑泽宏(96)

也谈生态文艺学及其地位和意义	程习勤 毛 茵(102)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写作的一次重要调整	袁彦华(121)
谈微观经济决策报告的特征	袁彦华(126)
再谈市场决策方案的写作	袁彦华(132)
异军突起的网络广告	宋奕勤(138)
浅谈公共关系人员的心理素质	吕 芳(144)
档案信息与科学现代化管理	刘 俐(150)
论中国传统美术在近现代的发展、变革及展望	黄馨仪(155)
色彩的意义与文化综述	曹 靖(161)
浅论书籍装帧设计的三大属性	曹 琳(165)
儿童书籍设计的特征	曹 琳(171)
博观约取,提炼主题	
——《伫望》创作点滴	童 丹(177)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思考	李红安(181)
我国发展全能银行的意义与方向	李博红(187)
未来财务报告的发展趋势	向 泉(193)
计算外债使用效益的简便办法	耿 星(197)
21 世纪家族制企业出路何在	熊文杰(200)
试述企业营销理念认同的主要标准	张雪荣(206)
浅谈“三个代表”的重要涵义	胡国胜(211)
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俞志虹(216)
论民主集中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郭松江、黄法耀(221)
人民政协委员的职务、职能与职墨	雷仲康(227)
对我国刑事立案监督立法几个问题的探讨	江晓波(236)

目 录

成人教育之“杂”与“专”	刘 萌(244)
比较教学法在成人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刘良军(247)
基于 Internet 的教学模式	王路群 曹静 许建军(251)
大学生体育课心理培养与评价初探	曾文发 周贤彪(259)
应用写作与素质教育	彭云军(263)
谈如何用危机意识促使中专生苦练专业技能	彭云军(267)
在会计课教学中渗透素质教育初探	张 娟(271)
多媒体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汤红娟(275)
“团队精神”与现代管理	陈卫国(280)
试析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特征	张锦跃 何少奎(285)
后记	(291)

现代汉语“词的兼类现象”之我见

盛银花

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词类问题不少。其中问题之一就是在用功能标准划分词类时,有时会遇到既有甲类词的功能、同时又有乙类词的功能的一些词。那么,这类词该如何处理呢?一般语法著作认为这类词是“词的兼类”,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下册)这样解释:词的兼类是某个词经常具备两类或几类词的语法功能。我认为,“词的兼类”这一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名不符实。下面拟就“词的兼类”这一提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兼类词应该叫做动名词或动形词,以及如何判定动名词或动形词这几个方面予以探讨。

一、“兼类”这一提法存在的问题

现代汉语词有兼类,这种说法在语法界由来已久,例如:

工作:他一直工作到深夜。

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呀。 (动一名)

错误:这本书里的错误简直不可原谅。

这是一项错误的决定。 (名一形)

纯洁:必须纯洁革命队伍。

人人向往纯洁的友谊。 (动一形)

事实上,“兼类”这一提法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兼类”的提法容易在“是不是一个词”上混淆概念。按照划分词类的标准来分析,既然某个词具备了两类或几类词的主

要语法功能,它就不能还叫“某一个词”。从理论上来说,凡是不同类的词,词义必然不同,因而它们很难说是同一个词。例如,名词“错误”和形容词“错误”,前者指一种事实,后者指一种性质,显然不能认为是同一个词。再比如“锁门”和“一把锁”中的两个“锁”,后者表示一种金属器具,前者表示一种动作,也不能说是同一个词。

其二,“兼类”的提法容易在“是不是同音词”上造成混淆。因为,既然是“兼类”,就必须在语源上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这是与同音词(同形同音词)相区别的关键。而目前对于语义有无联系这一点的认识:有的从严,即语义上很难区别开来的才算“兼类”,否则即使有明显的联系(引申关系)也只能算“同音”;有的从宽,即语义上只要有明显联系,即使一个表示实体一个表示动作或性质,也算“兼类”不算“同音”。比如“锁门”和“一把锁”中的两个“锁”从严则是同形同音词,从宽则是兼类词,这就给确定“兼类”词带来麻烦。如果来源不同,像“打人”和“一打毛巾”中的“打”,前者为动词,后者为量词,便是同音词。问题是,有的词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联系,但一般人已经意识不到这种联系,比如“一把刀”和“一刀纸”中的“刀”,它们应该处理为同音词呢,还是应该处理为“兼类词”?拿是否意识到渊源关系作为同音词和兼类词的划分标准,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

其三,语义联系的宽严度不容易把握,由此又带来第三个问题。“兼类在同类词中只占少数,否则便是分类不精”(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第56页),这是通常判定兼类词所坚持的原则之一。它给我们的具体操作带来困难:“少数”的标准怎样定?谁也说不清楚。

综上所述,这些与词的兼类有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以名词和动词功能发生的交织情况为例):

第一种:以“锁”和“代表”为例,它们有着两套功能,一套是名

词的全部功能,如“一把锁”和“三位代表”;一套是动词的全部功能,如“锁门”和“不能代表他们”。词汇意义虽有联系,但有明显差别,一般语法著作把这类词看作是“兼类词”。

第二种:以“活”和“花”为例,它们也有着两套功能,即在一种场合具有动词性功能,如“活起来了”和“很花时间”;在另一种场合具有名词性功能,如“庄稼活”和“三朵花”,而词汇意义都毫无联系,这类词是纯粹的同音词,在功能上也是不同类的词。

第三种:以“调查、研究、分析”为例,它们具有动词的全部功能,在一定条件下也具有名词的某些功能,但词汇意义没有明显的变化。黄伯荣、廖序东、胡裕树等学者把这一类词仍称为“兼类词”。

二、“兼类词”是划分词类时意义标准的失误造成的

我们认为,所谓的兼类词是划分词类时意义标准的失误造成的。为了方便论述,下面举出语法界认为的“兼类词”的例子,其组合的特殊是为了比较分析。

①我代表代表说两句。 (代表:动一名)

②孩子要尿尿。 (尿:动一名)

③我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特别。 (特别:副—形)

④她的声音好好哦! (好:副—形)

很明显,上面所举的四个例子中,“ A_1A_2 ”用例不是重叠形式,而是词的组合形式——短语。在“ A_1A_2 ”这种结构体中, A_1 与 A_2 之间有明显的句法关系:

代表代表——动宾关系 尿尿——动宾关系

特别特别——偏正关系 好好——偏正关系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把 A_1 与 A_2 看成是同一个词呢还是看成两个词?如果看成是一个词,那么兼类这一提法无可厚非。事实上,在词典里 A_1 与 A_2 往往被处理为同一个词的两个义项。如果看成是两个词,那么兼类这一提法就站不住脚了。

判断“兼类词”到底应该算是同一个词还是算不同的几个词，语法学界通行的是意义标准(从判定“兼类词”的原则可以看出)：对于语音和书写形式都相同的几个被分析对象，只要它们意义之间有联系，就认为它们是同一个词，它们不同的意义分别兼属不同的词类。比如“工作了几年”和“一项工作”，“影响别人”和“有些影响”中的两个“工作”和两个“影响”常常被认为具有同一性，确定为名动兼类词。“只有当一个词的某一意义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意义联系，它跟别的意义联系已经不为人们所察觉的时候，这才成为同音的不同的词。”(张永言《词汇学简论》)例如“打门”和“打今天起”中的两个“打”，我们很好理解，前者为动词，后者为介词。至于它们之间有无意义联系，就不那么简单了。比如：

⑤人总是要死的。

⑥办法太死。

例⑤的“死”是失去生命的意思，例⑥的“死”是不活动、不灵活的意思。两个句子中的“死”是否能算同一个词呢？朱德熙先生是这样分析的：“如果我们认为‘死’的两种意义之间有联系，不活动、不灵活是由失去生命的意义引申出来的，那就是把上两例里的‘死’看成同一个词。如果我们认为这两个‘死’意义不同，那么在给‘死’划类的时候，就必须把这两个‘死’区分开，作为两个不同的词看待。”(朱德熙《语法讲义》第39页)从朱德熙先生的分析来看，鉴定对象意义上有无联系，主要是看鉴定者能否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这种作法主观性很大。

按照意义标准来判断，例①至例④中的 A_1 与 A_2 就应该是同一个词，因为它们的意义有联系(事实上语法界已经把它们当作了同一个词)。然而，由于“ $A_1 A_2$ ”这种组合形式的存在，我们又无法认同 A_1 与 A_2 是同一个词。理由是：

1. 人们既然能用 A_1 与 A_2 组成短语，这说明人们在心理上已经把 A_1 与 A_2 看成了两个词。

2. 如果承认 $A_1 A_2$ 是短语, 那么 A_1 与 A_2 就是两个独立的词, 至少不能小于词。如果因为 A_1 与 A_2 意义有联系就认为是一个词, 那么“ $A_1 A_2$ ”就得解释为由一个词构成的短语, 这显然是荒唐的。句法关系的实质是意义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认为 A_1 与 A_2 在意义上有联系, 从而把它们归纳为一个词 A , 那么 A_1 与 A_2 实质上代表的就是 A 的两个义项, 这样, “ $A_1 A_2$ ”这种短语就是由同一个词的两个义项相互作用生成的。那么, 句法关系发生在同一个词的两个义项间, 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语言里有这种先例, 也难以看作是汉语的特点。因此, 我们应该把 A_1 与 A_2 看成是两个词, 其意义有联系只能说明它们有同源关系。

三、坚持功能标准可以避免这种所谓的兼类现象

现在划分词类, 语法界一致认为主要依据是词的语法功能,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人们或多或少地在受到意义标准的影响。因此, 我们有必要强调功能标准。例如:

⑦这些代表没资格代表我们。

在英语里, 两个“代表”有两种形态, 表示主语、谓语两种功能, 因此分属名词和动词两个类。汉语没有这种形态变化, 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也可以明确地依据功能来区分, 如第一个“代表”与指量短语组合, 充当主语, 可以确定为名词。第二个“代表”能带宾语“我们”, 充当谓语, 可以确定为动词。这样, 我们就把这两个“代表”分成了两类词。

我们现在给词分类时, 是先考察意义, 把意义上有联系的词例 $A_1, A_2, \dots, A_n$ 合并为一个词 A , 这时词 A 的功能已经是一个大杂烩了, 再按功能将这个归类, 它当然就具有多功能性, 当然就是“兼类”词。我们只要以语法功能为主要标准, 再结合意义, 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在一种限制下, 可以承认有两个“工作”和“影响”, 因而分属两种词类, 当这个词指称一个实体概念时是名词, 当这个

词指称动作行为时是动词。再比如“尿”这个词,可以处理为:a. 动词,排泄尿;b. 名词,由尿道排出的液体。平时语用中,人们也会很清楚什么时候用了尿₁这个词,什么地方用了尿₂这个词。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功能和词汇意义的显著差别,前面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可以看作分化为两个不同的词,吕叔湘先生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问题》中讲到“一词多类问题”时举了个实例“拿把锁把门锁上”,说“前一个锁字是名词,后一个锁字是动词。这是真正的一词多类,就是认为是两个词也不为过分,也许更好”。第二种词汇意义上毫无联系的纯粹同音词当然在功能上也是不同类的词。第三种情况的词汇意义没有明显的变化,这类词不宜称作兼类词,倒是把它们称为“动名词”更合适一些,“动名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兼类词。

四、“动名词”的词性判别

我们把上述第三种情况的词即能做某些非动作动词的主语、宾语,可以受名词直接修饰的称作“动名词”。动名词借自英语语法,英语语法中的动名词性质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动名词。根据汉语目前出现的分类问题,我们认为设立动名词是必要的。

动名词是汉语中客观存在的语法事实。为什么这样说呢?下面我们看看语法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

“这本书的出版”中的“出版”一词,从词类上如何归类?这是个偏正短语,以朱德熙先生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虽然整个偏正短语是名词性的,但其中心语词性未变,即仍为动词。对于这种说法,人们感到难以接受。根据布龙菲尔德的“向心结构”理论,向心结构的词性应该和它的中心词一致。依此理论,这个偏正短语的词性就应该和中心词“出版”一致,即为动词。这样一来,又与现代汉语语法相矛盾。

如果用“功能标准”来分析,这个“出版”应该定为名词,名词前面有定语。整个短语是名词性的。这样一来,问题似乎解决了。

进一步分析,“这本书的出版”还可以扩展为“这本书的迟迟不出版”和“这本书的出版了三个月”,此时,中心语“出版”到底是动词还是名词?难以确定。你说它完全是名词不妥,因为名词不受“不”的修饰,说它完全是动词也不对。其实,像“出版”这样的词既有动词的特点,又有名词的特点,它是动词与名词的中介词类(即动词与名词的兼类),我们叫它动名词。类似的词还有:

⑧雷锋的出现,对于我们辨认生活道路,是一个多么有力的援助!(魏巍《路标》)

⑨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鲁迅《伤逝》)

⑩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

⑪军官的晋升也要制度化。(同上)

⑫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同上)

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同上)

⑭他的不来会使大家很扫兴的。

⑮这一措施的实行受到了一些人的抵制。

⑯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文选》)

⑰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同上)

⑱妻子的出走,引起他道德信念的崩溃。

上述例子中加点的词都是动名词,之所以确立它们为动名词,是因为它们具有以下一些语法特征:

1. 能做主语和宾语,而且能接受副词“没有”、“不”的修饰,如“这本书的迟迟不出版是有原因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 可以充任准谓宾动词的宾语。朱德熙先生把动词分为体宾动词和谓宾动词,而谓宾动词又可分为真谓宾动词和准谓宾动

词。准谓宾动词如“有、作、加以、给以、受到、予以、进行、防止”等。以准谓宾为例,不能说“有看、有写、有去、有反对、有喜欢、有同意”,因为“有”后面的这些词不是动名词,但能说“有影响、有展览、有调查、有演出、有发展、有援助、有增加”,因为“影响、展览”等是动名词。

3. 动名词受名词直接修饰,而且还可以扩展构成同位结构。如:政治影响、农村调查、文艺演出、电视转播、教学工作。例⑧的“妻子的出走”可以构成“妻子的出走这件事”这一同位结构,同位结构的两个成分互相复指,语法地位一样,整个短语都是名词性短语。

五、余论

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划分出来的类别,因此,同类的词必须具有共同的语法功能,异类的词必须具有互相区别的语法功能。

说同类的词有共同性,并不是说同类的词语法功能全部相同;说异类的词必须具有互相区别的个性,也不是说异类词之间就毫无共同性。但是如果一类词中的部分词突破了此类词的主要语法功能,则应该把它们算作两类词。比如形容词与区别词,过去把它们划成一个词类,统称为形容词,现在有的语法学者仍持此观点。但后来发现区别词与形容词的主要语法功能不同,于是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把它们区别开来,把区别词独立为一个词类。我们所说的动名词兼有动词与名词的主要语法功能,即不能叫它动词,也不能叫它名词,因此,也有区分开来、独立出来的必要。

正因为异类的词之间可以有某些共性,所以语法界把不同的词类归并成几个大类,例如动词和形容词都能做谓语,都能受到副词修饰,可以合起来称为谓词。又如名词、数词、代词等都能做主语、宾语,因此把它们合起来叫做体词。把所有的词按能否充当句子成分分为实词和虚词两个大类。这样分的好处是区分词类时避

免了很多麻烦。比如“友谊万岁”中的“万岁”我们可以叫它谓词，“丰收在望”中的“在望”也叫它谓词，这样省事多了。

但是我们在需要指明其词类时，就不能笼统地冠之以“实词”“虚词”、“谓词”、“体词”，所以我们在做归并大类工作时也不能忽视了具体词的科学划分。比如“这是人的叫喊”，此“叫喊”在全句中是宾语，它具有体词性，我们是否能叫它“体词性宾语”呢？我看这样做很难得到认同。因为这样做仍然不能解决词类划分中的难题。我们不妨就叫它为名词。从意义上讲此时它特指叫喊这种声音，从语法功能上讲它具有了名词的语法特征。不过此时名词的定义应该修改一下，它不再只是表示人或事物了。我们通常说的名词是典型的名词，“典型名词是话语中具体指称某个人或事物的名词”。目前“动词与名词界限不清根源在于人类的范畴化认识过程并非是任意的，而是通过典型现象逐渐扩展到边缘现象这一途径来实现的”（文炼、胡附《词类划分中的几个问题》），现在我们对名词的认识已经从典型扩展到边缘了。从这个角度说，修改名词的定义也是应该的。定义修改了，动词与名词间的界限也就清楚了。动名词是客观存在的语法事实，它不是这种界限不清而造成的，所以说，修改定义可以彻底消除语法界所认为的那种兼类词，而动名词不受修改定义的影响。像这样真正的兼类词还有名形词等，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蔡甸方言的人声

王志芳

蔡甸区地处长江、汉水汇流的夹角地带,属江汉平原东部末端,是武汉市的西大门。全区总面积 1108 平方公里,人口 54.54 万人。蔡甸区的前身为汉阳县,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武汉市)蔡甸区。蔡甸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区。

本文以蔡甸区城关蔡甸镇方言为代表点,记录的是蔡甸镇的方言。主要发音合作人是:李世楷老师(男,58 岁,蔡甸镇教办干事,文化程度是专科,一直生活在蔡甸),黄俊红老师(女,23 岁,教师,文化程度为专科,一直生活在蔡甸)。

一、蔡甸方言声韵调

(一)蔡甸方言的声母

蔡甸方言的声母包括零声母在内共有 18 个:

p 布别	p' 怕皮	m 门妹	f 飞符
t 到朵	t' 太同		l 难兰
k 贵高	k' 开葵	ŋ 岸硬	x 化咸
tɕ 桔主	tɕ' 秋处		ɕ 修税
ts 糟招	ts' 仓潮		s 散胜
ø 吕软午			

(二)蔡甸方言的韵母

蔡甸方言的韵母共有 38 个:

ɿ 资池失	i 第齐笔	u 故护不	y 需主桔
-------	-------	-------	-------

u 而儿日			
a 爬把辣	ia 架霞鸭	ua 花夸	ya 抓耍
o 河过卓	io 药确脚		
e 车社策	ie 姐野铁		ye 靴月缺
ai 盖爱派		uai 怪快坏	yai 拽帅喘
ei 倍配梅		uei 贵愧回	yei 追吹水
au 饱桃到	iau 条叫要		
ou 斗走鹿	iou 流求欲		
an 班慢短	ian 间前全	uan 关宽换	yan 穿专栓
en 根庚吞	in 紧新停	uen 混问横	yn 军云纯
ɑŋ 当躺桑	iaŋ 讲良强	uaŋ 光矿黄	yaŋ 装床双
oŋ 东冲	ioŋ 穷胸用		

(三)蔡甸方言的声调:

蔡甸话有五个调类,其调类、调值、例字如下:

阴平	45	高猪
阳平	313	题徐
上声	33	使体
去声	55	近住
入声	35	急竹

二、蔡甸方言的入声

(一)蔡甸方言入声的分布

蔡甸方言的入声既没有—p、—t、—k 韵尾,也没有喉塞韵尾,因此,蔡甸方言的入声为舒入声。我们按韵母的来源对蔡甸方言的入声字进行考察,发现蔡甸方言的入声来源于古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等几摄,也就是说古入声所在的这几个摄蔡甸话仍读入声。其分布情况举例如下:

1. 来源于古咸摄韵母:(包括 a 韵、ia 韵、e 韵、ie 韵)